

“非人称主语句”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吴克炎, 童启招

(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 非人称主语句是语言研究中关涉人称、物称的重要概念, 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 但一直处于混沌状态, 存在三个问题: 分类不当造成泛化、外延交叉造成含混、概念不清造成误判。提出三个对策: 1) 科学分类消除泛化: 该句式通过句法修辞和隐喻修辞两个路径获得, 其中隐喻修辞含拟人句与死隐喻带来的常规实例, 只有句法修辞句和拟人句有修辞意义; 2) 确定外延消除含混: 将句法修辞类型命名为“非人称行为句”并确定其构式, 将其与隐喻修辞明确辨别, 补充其“转移责任”功能, 提高应用效果; 3) 明确概念消除误判: 强调非人称主语句在汉语中也大量存在, 只有英语的“非人称行为句”的修辞效果难以在汉语中保留。研究有助于解决句法修辞和隐喻修辞之间长期困扰学习者的概念重叠问题, 有利于提高应用实效。

关键词: 非人称主语句; 泛化; 拟人句; 非人称行为句; “转移责任”功能

中图分类号: H 3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5-0427-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1108541

Problems in the Studies of Nonpersonal Subject Sentence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WU Keyan, TONG Qiz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on Nonpersonal Subject Sentences (NSS), an important issue in linguistic studies concerning animacy, but there exist three problems: overgeneralization because of improper classification, chaos due to the confusing denotation and misjudgments resulted from vague concepts. Thre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1) to classify NSS scientifically to avoid overgeneralization by proposing that NSS results from syntactic and metaphorical devices and the latter include anthropomorphic sentences and dead metaphor with no rhetorical effects; 2) to define the denotation to remove chaos by naming the syntactic type as Nonpersonal Action Sentence (NAS) and distinguishing it from metaphorical types by analyzing its function of “transferring responsibility” to improve its practical effect; 3) to clarify the concepts without misjudgments by declaring that there are many NSS in Chinese and that only the rhetorical effects of NAS in English cannot be retained in Chinese. The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long-lasting overlapping problem between syntactic and metaphorical devices with better effects.

收稿日期: 2023-10-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740045)

作者简介: 吴克炎, 男, 教授。研究方向: 二语习得、认知语言学。E-mail: kywu301@163.com

Keywords: NSS; overgeneralization; anthropomorphic sentences; NAS; function of transferring responsibility

世界，由无灵世界和有灵世界构成。前者由自然界以及人类创造的各类物质和概念组成，后者主要指人类自身。描述无灵世界通常用无灵主语（物称）后接非人称行为动词（不用于表示人的感觉、知觉、意识、情感、动作等意味的动词，简称“非人称动词”），但为了新奇，也会后接人称行为动词（表示人的感觉、知觉、意识、情感、动作等意味的动词，简称“人称动词”），统称为广义无灵句。后接非人称动词的谓之狭义无灵句（如：The ice melted / The snake bit him），后接人称动词的约定俗成谓之“非人称主语句”或“无灵主语句”（如：The village found him happy at home）^[1]。描述有灵世界通常用有灵主语（人称）加上人称动词，称为“人称行为句”（如：He speaks English）；但为了新奇，也会后接非人称动词，称为拟物句（如：He has withered）；二者统称为“有灵句”（图解见下文图1）。

其中，非人称主语句是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事实上，人们之所以不采用与拟物句对应的拟人句而采用非人称主语句，是因为其外延远大于“拟人句”。宗廷虎等指出：修辞现象往往是多视角考察

的结果^[2]，非人称主语句在语言中具有重要作用，势必引起人们从不同视角考察，然后逐步生成并高频出现。具体说来：从心理学视角，人们用相似联想赋予“物称”以人的特性，催生了隐喻认知路径的非人称主语句，即“拟人句”（如：The wave shouted at them），其中许多原本生动的实例经历漫长的历史变迁，渐渐常态化，成了死隐喻，如 The pig is running / His paper argued that the idea is right / The manual describes the tools there；从美学视角，人们为了取得变化美，将人称行为句，例如 He went to the cinema yesterday，转换说法变成 Yesterday saw him go to the cinema，产生了句法路径的非人称主语句。遗憾的是，以往相关研究并未加以辨别，导致“非人称主语句”成了一个泛化的概念。此外，由于拟人句是一种隐喻思维的结果，国内学界倾向于将其排斥在“非人称主语句”之外，但举例时又常常罗列在内，这样的外延交叉引起了概念含混，也导致“英语非人称主语句的修辞效果在汉语难以保留”的误判。此外，由于大部分国内研究者是外语学术背景，含混的概念也导致他们认为非人称主语句在汉语中罕见，这也是个误判。可见，国内相关研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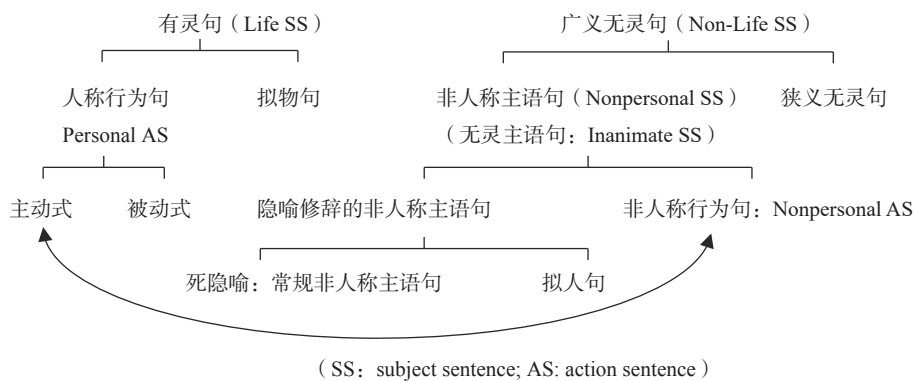


图1 以人称/非人称主语为分类标准的句子层次情况

Fig. 1 Sentence hierarchy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personal / nonpersonal subject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采用“无灵主语句 (inanimate subject sentences)”这个术语，散见于语法或词汇著作中^[3-5]。其他关联比较密切的有 Master 针对 ESP 中非人称主语后接人称动词的研究，但他主要针对无灵主语句中主动句与被动句的使用区别度（如 A thermometer measures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is measured by a thermometer）^[6]。可见，国外

对非人称主语句也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分类研究就更少见。该句式在英语国家是不言自明的现象，但对于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需要把握的重要修辞技巧，也是一个难点，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该概念加以剖析，深入分析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根源，并提出对策，旨在将相关研究推向纵深。

一、文献回顾:问题的根源

2023年5月18日,笔者以“非人称主语句”“无灵主语句”为“主题”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精确检索(学科领域限定“哲学与社科”,文献发表时间不限),分别搜到42和129条文献。以inanimate subject sentences为关键词在Google学术搜索,有125 000条结果,但真正相关的研究并不多,相关研究重心大都落在“生命度(animacy)”对认知加工的影响上^[7]。通过Google学术、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等对专著进行搜索,没有发现专题研究,仅有一些专著的章节涉及^[3-5,8-9]。以上研究中,连淑能在国内率先讨论了英语含非人称主语(impersonal subjects)的句子,指出这类句子不用人称作主语,而用抽象名词或事物做主语^[10]。尽管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国内对非人称主语句的第一次论述^[1,11],但从其题目“英语含非人称主语句子的翻译”可以看出,连淑能并未剑指“非人称主语句”,而是“含非人称主语的句子”(即外延更大的“广义无灵句”)。该文中的许多实例只是狭义无灵句,并非非人称主语句,如:A must for all visitors to Detroit, “Motor city, USA”, is a visit to an automobile factory。虽然连淑能指向“广义无灵句”,但相关研究者却将其默认为开展了非人称主语句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相关研究在概念处理上不够严谨,也为相关研究留下概念不明晰的隐患。更严重的是,连淑能在其专著也将“广义无灵句”等同于“非人称主语句”^{[8]107}。

笔者搜遍外文资料,也未见impersonal subject sentence的专题研究成果,原因在于impersonal subject在英语中主要指代涉及天气、距离、时间的代词it或there,impersonal subject sentences指由it或there引导的句子,如It is raining / There used to be a school here,与“非人称主语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可见,将“非人称主语句”译成impersonal subject sentences有文化误读之嫌,为了区别对待,宜调整为nonpersonal subject sentences。

杨永林区分了“带有non-life subjects的句子”(即广义无灵句)和非人称主语句,认定前者的范畴大于后者,而且后者中的非人称主语必须后接表示感觉、知觉、意识、情感、动作等意味的人称动词^[11]。这是有益的辨析,但是他把“非人称主语句”直接嫁接到连淑能的陈述中“这种句式往往带有拟

人化(personification)修辞色彩”^[11],意味着他也将拟人句排斥于非人称主语句之外。但是他提供的许多实例却是拟人句,如:Socialism isn't talking all the time, it is living, it is singing...^[11]。这种做法不是个案,不少研究者认为非人称主语句是为了配合积极修辞手段的使用,达到表达生动的目的才应运而生^[12],这样无形中就造成自相矛盾,长期困扰学习者。在杨永林说明该句式带有所谓“修辞色彩”的例证中,却包括不少像The rotten apple injures its neighbors这样已经常态化的实例。这类句子主要用来表达物称主语的一种功能(如A ruler measures the size)或属性(如The duck died / Olympic flag arrives in Paris ahead of 2024 Games),已经没有任何修辞色彩。因为人类早期总是用自身的一切去类比大千世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或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久而久之成为“死喻”^{[13]102},不会被当成拟人句看待^[6,14]。可见,将拟人句看作隐喻修辞路径获得的非人称主语句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可以很好地说明变成死隐喻的实例,能化解毛荣贵直观感悟的困惑:随着学习进程的深化,我们又发觉这些动词在非人称主语句式中的特别含义,已经不那么特别^{[9]167-169}。实际上,这样的认识并不是我们深化学习进程带成的,而是语言自身规律使然。

毛荣贵将“非人称主语句”定义为非人称主语后续一般为人称主语所使用的表示感觉、意识、情感或动作之类的动词谓语所构成的句式,并提出该句型“新意拂面,结构严谨,言简义丰,语体活泼”^[15]。同样地,该断言未将常态化的实例已经不再有“新意拂面”的修辞效果这个事实考虑在内,也未能将句法修辞和隐喻修辞辨别,因此也存在问题。尽管如此,之后的研究基本上沿用该说法,常常用常规非人称主语句说明“新意拂面”的修辞效果,如A view of Mt. Fuji can be obtained from here^[16] / The discovery of new species will lead to new drugs^[17],也经常用拟人句说明修辞功能难以转换的情况,如The soft wind kissed the treetops^[18]。可见,“非人称主语句”的涵义在国内一直处于混沌状态。直到最近,也尚未厘清^[19-20],硕博论文依然会将sentences with inanimate subjects(广义无灵句)误认为是无灵主语句^[21]。

此外,大量学者均认为,汉语的非人称主语句很少^[8,15,22-23]。这个判断严重不符合现实,也许跟我国学者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有关。毛荣贵提出由于

中国哲学认定人是万物之主体,汉语句型之主语几乎千篇一律以人称做主语^{[9]169}。其中“几乎”一词暴露出我国学者“直观体悟”的治学习习惯,诚如王前所言“逻辑和理性在中国古代是缺乏的,学者大部分是诗人和散文家”^[24],到了当代,这个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实际上,汉语以物称为主语的实例比比皆是,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二氧化碳是一种碳氧化合物”,“质点在没有外力作用时,其速度保持不变”;拟人句也俯拾皆是,如:“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良心撕扯着他,他一夜无眠”。需要强调的是,汉语的常规非人称主语句更是常见,除了像英语那样用于表示事物的“功能、属性”外(如:“钱可以买东西”,“SPSS 饼图功能可以完成饼图的绘制”,“本文认为……”),还有大量的“意义被动句式”或“当然被动句”^{[8]123-126},如:房子建好了,外语不易学,一锅饭吃八个人,等等。句法修辞句的实例也比比皆是,第二部分再详谈。因此,“非人称主语句是英语句式的亮点”^[15]这个断言并不精准。

二、研究对策

为了将学术研究向纵深推进,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对策。

(一) 科学分类消除泛化

要科学分类,首先有必要阐释汉语对“人称”的定义。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人称”是某些语言中动词跟名词或代词相应的语法范畴。代词所指的是说话的人叫第一人称,听话的人叫第二人称,其他的人或事物叫第三人称。但是“非人称”却未收录其中,按照字面的解读,理当是“排除第一、二、三人称”的“人称”,即前文所述的“it / there”。然而,汉语在这样的语境习惯倾向于采用“无主句”的说法(如“下雨了”,“这里过去有一个学校”),因此严格说来,汉语没有“非人称”的概念。于是,本研究的“人称”“非人称”只能采用约定俗成的说法,其中“人称”指句法意义上的“人”,而“非人称”指“人之外的事物”。相应的“有灵句(life subject sentences)”指代“人做主语的句子”,“人称行为”指代“通常由人完成或表示人的感觉、知觉、意识等的行为”;“广义无灵句(non-life subject sentences)”

则指代“人之外的事物做主语的句子”,“非人称主语句”或“无灵主语句”则指代“人之外的事物做主语后接人称动词的句子”;上述it / there引导的句子称“无人称主语句(impersonal subject sentences)”为宜。

再有,英汉语的非人称主语句均涵盖隐喻修辞和句法修辞两个路径,其中隐喻修辞结果又分为拟人句和死隐喻带来的常规实例。只有句法修辞句和拟人句有修辞意义,常规句式则没有修辞意义。

(二) 确定外延消除含混

1. 句法修辞句与常规实例的辨别

考虑到术语的简洁性、清晰性要求,笔者提议把用来替换“人称行为句”,通过句法修辞路径获得的“非人称主语句”命名为“非人称行为句”,指一种形态上以“非人称主语+人称动词或倾向性动词谓语+宾格或属格人称+(行动)”的构式存在,语义上表示非人称事物见证或促动人类行为,功能上为了取得“雅异清新或转移责任”实效的一种修辞句式。它是人称行为句的一种替换句式,是英语句式的真正亮点。

它与常规非人称主语句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句中一定要出现宾格或属格人称(英语中可以由a / the 替代),以便具有回转成人称行为句的前提条件,而且通常是主动句式,如:Yesterday saw Tom arrive home early 可以转换成 Tom arrived home early yesterday。而常规非人称主语句主要表示非人称主语的功能和属性,可以是主动句式(如 Money can't buy everything),也可以是被动句式(如 Not everything can be bought with money),这样的实例十分常见。此外,英语“非人称行为句”的修辞效果往往难以在汉语中保留,但常规实例却可以,如 A ruler measures the size (尺子量尺寸)。汉语的常规实例也可以直接对应英语表达,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应用地道的英语,如:“钱不能买一切东西”可直接说成“Money can't buy everything”。图1细致说明了相关句式的关系。

以下结合实例,进一步说明“非人称行为句”的结构和功能。

例1 (a) He had shoes on — and yet (b) it was only Friday. (c) He even wore a necktie, a bright bit of ribbon. (d) He had a citified air about him (e) *that ate into Tom's vitals.* (Mark Twain: *The Adventure of*

Tom Sawyer)

例1描写Tom遇到城里来的男孩的情节,共有5个句子,其中(a)(c)(d)句是人称行为句,(b)句是无人称主语句,最后一句是非人称行为句。如此安排,有助于避免句式上的单调。倘若再用人称行为句“(so) Tom felt very uncomfortable”,那整个语篇就会显得单调乏味。马克·吐温采用了ate into这个人称动词短语,就将城里男孩的超凡神气(air)给Tom带来的挥之不去的负面情绪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出来。非人称行为句取得的“雅异、清新”效果也跃然纸上。

此外, Hellen Keller 在“*How I Discovered Words*”中写道: In despair she had dropped the subject for the time, only to renew it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 I became impatient at her repeated attempts and, seizing the doll, I dashed it upon the floor. I was keenly delighted when I felt the fragments of the broken doll at my feet. *Neither sorrow nor regret followed my passionate outburst.* I had not loved the doll. 段落中的斜体部分就像一道菜里的调味品,让人审美疲劳感顿时消失,整个语篇衔接也更加自然。如果句中再用人称行为句“I didn't feel sorrowful or regretful after I burst out passionately”,就会显得沉重有余,活泼不足。相反,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死隐喻实例

“A view of Mt. Fuji can be obtained from here / The discovery of new species will lead to new drugs”均不再具备“雅异清新”的特征。

例2 My sex, old age and poor English work against me = I have the disadvantages of being a woman, being old and being unable to speak English well, in hunting a job.

诚实中华文化中是一种美德,因此“展示自己缺点”是诚实谦虚的表现。但在英语文化中,竞争力是一种必备素质,暴露缺点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因此,英语人士常常“委过于物”,将自己的不足转移到“非人称”的事物上。久而久之,英语非人称行为句就有了“转移责任”的情感修辞功能。在此例中,性别、年龄不可人为控制,这个缺点对于国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外语学不好,也情有可原。如果是国人讨论自己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将这些缺点和盘托出,还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西方文化却不同,他们不愿意直接讲述自己的不足,因此把 sex, old age and poor English 放在主语位置,把自己放在宾语位置,委“过”

于客观事实,保护自己。

这个功能在已有研究中被忽略,需要加以强调,以便我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避免为了展现诚实而显得能力不足,缺乏竞争力,从而更好地进行自我保护。

例3 But no concrete plan occurred to him. (Moss Roberts: *Three Kingdoms*)

例3主语是非人称的 plan, 动词谓语是表示倾向性的动词 occur, 全句表明 plan 与 him 的非常规关联, 可以转换成 He didn't work out any concrete plan, 显然也是一个非人称行为句。occur 并不是人称主语所使用的表示感觉、意识、情感或动作之类的动词, 因此可以判定非人称行为句的动词尽管常常是人称主语所使用的动词, 但并不是必要条件, 也可以是与人类密切相关、表示倾向性的动作或状态, 像 The question is above me / over my head 也都是非人称行为句。

例4 The door yielded to my / a gentle push.

在特定语境中, 在人称指代明晰的情况下, 人称代词可以用 a / the 替代, 例4可以改成 I gently pushed the door open. 因此, 尽管本文提供了一个常见句式, 但不必拘泥于此句式。

2. 非人称行为句与拟人句的辨别

例5 The following day found Xuande a guest of Cao's once again. (Moss Roberts: *Three Kingdoms*)

例5用非人称的 the following day 做主语, 后续人称动词 find, 再后接宾格人称 Xuande, 可以转换成人称行为句 Cao invited Xuande to be a guest once again the following day, 是句法修辞路径的非人称主语句, 通过句式变化巧妙地描述了“第二天发生的事情”。然而, 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实例 The soft wind kissed the treetops 中, 将“wind”隐喻成“人”完成 kiss 这个人称动作, 不表示 wind 的属性或功能, 也不涉及句式转换问题, 因此是典型的拟人句。“非人称行为句”与拟人句在使用人称动词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 表面上看都赋予非人称事物“人”的特征, 但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见表1。

(三) 明确概念消除误判

1. 明确汉语实况

由于汉语不像英语那样为了“雅异”格外重视

表1 非人称行为句与拟人句的区别

Tab. 1 Differences between NAS and anthropomorphic sentences

区别类型	非人称行为句	拟人句
修辞分类	句法修辞	隐喻思维
建构方式与标记	人称行为句的替换构式, 带有宾格或属格人称(必要条件, 但非充分条件), 以便能回转成人称行为句, 如: <i>June found him still declining</i> (Emily Bronte: <i>Wuthering Heights</i>) = He was still declining in June. (时间名词前置用作主语)	将“非人”当成“人”描写, 无需宾格或属格人称的标记, 不存在句式转换的情况, 如: <i>June, a naughty child, roasts the earth like a steamer.</i>
功能	(1)使句式多样化, 让行文雅异清新; (2)转移责任	使非人称人格化, 让行文栩栩如“生”
语言间功能转换	非人称行为句是英语的优势修辞表达, 但在汉语处于相对劣势, 于是英译汉常常难以转换, 如: <i>His mistakes killed his chance.</i> → 他因为错误失去了机会(直译“他的错误杀死他的机会”无法接受)。汉译英则可以充分发挥英语非人称行为句的优势。	英汉之间可以自由转换, 如: (1) <i>The soft wind kissed the treetops.</i> 微风轻吻树梢(原译: 微风拂过树梢 ^[18]) (2) 秋天在曼妙的旋律中翩翩起舞 → <i>Autumn dances with graceful melody.</i>

句式变换, 而常常选用同一表达方式^[25]。汉语的非人称行为句不是优势修辞表达句式, 但事实上数量也不少。毕竟, “雅异清新”在汉语也是重要的修辞实效。以《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歌词为例, 就有“那夜的雨, 也没能留住你”, “山谷的风, 它陪着我哭泣”, “你的驼铃声, 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我酿的酒, 喝不醉我自己”, “你唱的歌, 却让我一醉不起”等等, 因为它们均是非人称主语与人称动词的非常规关联, 均可以转换成人称行为句, 即“你没因那夜的雨留下来”, “我在山谷的风陪伴下哭泣”, “我因你的驼铃声知道你曾来过这里”, “我喝自酿的酒不会醉”, “我听你唱的歌, 一醉不起”。

例6 (a)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份? (b) 我的情不移, 我的爱不变, (c) 月亮代表我的心。 (d)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月亮代表我的心》脍炙人口, 除了歌手的专业演绎外, 歌词的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句群(a)用人称行为句发问, 后面用3个非人称主语句群作答。作答部分句群(b)是常规非人称主语句, 句(c)无法转换成人称行为句, 是拟人句(人称不是非人称行为句的充分条件); 句群(d)不仅都涉及非人称事物对“我”的促动, 而且可以转化成“我接受一个吻, 动心了; 我历经一段情, 思念到如今”, 是非人称行为句。如此“雅异”整合, 歌词就娓娓道来, 自然清新, 将“爱”做了十分精到的阐释。

2. 明确英汉双语间的功能转化

(1) 英到汉

需要再次澄清的是, 汉语的“非人称主语句”中只有“非人称行为句”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因

此相应地, 只有英语的“非人称行为句”的修辞功能难以移植到汉语, 因此常常放弃, 改用汉语的人称行为句。

例7 *Your name obstinately escaped me.*

尽管原文有“转移责任、减少尴尬”的情感功能, 但是汉语没有这样的表达习惯, 因此不得已, 例7要转换成人称行为句: 我怎么也想不起你的名字。

例8 *It hit him that happiness means being delightful every day.*

为了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例8只能转化成汉语的人称行为句“他突然明白了, 幸福就是天天开心”。

常规非人称主语句和拟人句的修辞功能在双语间可以自由转换, 见上文实例。

(2) 汉到英

非人称行为句在英语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汉语的人称行为句可以巧妙地转化成英语的非人称行为句, 取得“雅异清新”或“转移责任”的实效。

例9 操自引众将回城, 于路叹想云长不已。(《三国演义》第27回)

Moss Roberts 巧妙地将后半句转换成非人称行为句 *Cao led his men back to the capital, but the loss of Lord Guan weighed on him*, 使得英语表达出现句式变化, 避免人称行为句的不必要重复, 取得了清新的修辞实效。

例10 吾非欲沿途杀人, 奈不得已也。(《三国演义》第27回)

关公为了过五关, 无奈斩六将。他极力澄清事实, 但英语倾向于把责任推给“非人称事物”。Moss Roberts 将该句转换成 *Circumstances forced me to kill Cao's guards. It is not my wish*, 就将杀人的罪责推给了 *circumstances* (形势), 满足了英语的审美

诉求。

当然,汉语的非人称行为句大多可以直接转换成英语的非人称行为句。

例 11 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把例 11 非人称行为句转换成英语的非人称行为句 A deep love has made me miss you until now, 完全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三、结语

本文明确了“非人称主语句”的概念,之所以要采用这种“用最简洁的语句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26],是因为原有的“概念”含混不清,导致相关研究顾此失彼,甚至前后矛盾。但愿新的界定能把以人称/物称为分类标准的句式之间的逻辑关系理顺,并有助于学习者把握其在英汉语的功能及双语间的功能转换。本文对非人称行为句和常规实例及拟人句做了辨析,目的在于厘清两个不同的修辞路径,消除二者之间的混沌,从而规避顾“非人称行为句”而言“非人称主语句”的不严谨做法,也不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研究英汉语常规非人称主语句的修辞功能^[27]。同时,本文还提出汉语也有大量“非人称行为句”的观点,这有助于积极发挥汉语在这方面的修辞实效。

参考文献:

- [1] 何明珠. 英语无灵主语句研究综述[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 19(2): 10-13.
- [2] 宗廷虎, 陈光磊. 中国修辞史研究的理论与路径初探[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4): 11-18.
- [3] JESPERSEN 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1.
- [4] LEECH G, SVARTVIK J A.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1974.
- [5]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5.
- [6] MASTER P. Active verbs with inanimate subjects in scientific prose[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991, 10(1): 15-33.
- [7] BOUDEWYN M A, BLALOCK A R, LONG D L, et al. Adaptation to animacy violations during listening comprehension[J]. *Cognitive,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019, 19(5): 1247-1258.

- [8]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9] 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 [10] 连淑能. 英语含非人称主语句子的汉译[J]. 中国翻译, 1983(6): 22-25.
- [11] 杨永林. 言简意赅, 含蓄隽永——也谈英语非人称主语句[J]. 山东外语教学, 1986(1): 21-26.
- [12] 何明珠. 英语无灵主语句的理解与翻译[J]. 外语教学, 2003, 24(5): 51-55.
- [13] 李国南. 辞格与词汇[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4] BROGAN J A. Clear Technical Writing[M]. New York: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1973.
- [15] 倪家耀. 英语句式的亮点: 非人称主语句(I)[J]. 科技英语学习, 2000(2): 40-49.
- [16] 于丽. 英语中的非人称主语句及其翻译[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73-74.
- [17] 朱莉华. 从非人称主语句看中西思维差异[J]. 教师, 2010(2): 66-67.
- [18] 梁莲红. 浅谈“非人称主语句”[J]. 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2008(1): 47-49.
- [19] 王国华. 英语思维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M].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
- [20] WANG C L. On English inanimate subject sent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angu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020, 10(5): 53-59.
- [21] 乔德仁. 《美国石油协会675标准》(节选)英译汉翻译实践报告——法律类文本中无灵主语句的翻译[D].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 2022.
- [22] QIU J S. Inanimate subject sentences in English and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19, 9(7): 878-883.
- [23] WANG S 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nanimate subjects in English and animate subjects in Chinese[J]. *Frontier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0, 3(1): 34-40.
- [24] 王前.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25] 吴克炎, 许川根. 再论英语思维: 内涵与应用[J]. 中国大学教学, 2022(1/2): 39-45.
- [26] 杨树森. 普通逻辑学[M]. 3版.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
- [27] 冯聪, 冯庆华. 基于语料库的无生命主语句式探析[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1): 84-94; 13.

(责编: 朱渭波)